

拉普切夫著

社会主义谷物業配置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会主义谷物业配置

苏联 拉普切夫著

毛士田 李鹤亭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一九五六年·北京



И. Д. Лаптев
РАЗМЕЩЕНИ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ЗЕРНОВ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ельхозгиз» Москва, 1940 г.

本書根据苏联國立農業書籍出版社一九四〇年版譯出

社会主义谷物業配置

苏联 И. Д. 拉普切夫著

毛士田 李鶴亭譯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北京西便門大街石燈胡同26號

*

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

農1—25(Ⅲ) • 850×1168 毫米 • 印張 $8\frac{4}{5}$ • 186,000字

001—4454册(391+63+4000)

定價(7) 7角9分

*

本書委託新華書店憑証發行

目 錄

第一章 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和穀物問題的解決	1—8
一 全盤集體化前夕的穀物問題	1
二 穀物問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基本獲得解決	4
第二章 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穀物業的發展	9—40
一 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全盤集體化的完成和穀物生產的社會結構 的改變	10
二 社會主義穀物業的機械化	14
三 爲先進農業技術而鬥爭	19
四 爲實現斯大林的每年生產八十億普特糧食的號召而鬥爭的總結	29
第三章 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穀物生產的任務	41—49
一 穀物業綜合機械化的完成	41
二 正確輪作制的實行和農業技術的進一步高漲	44
三 穀物業中勞動的正確組織問題與勞動報酬制度	46
四 新的農產品採購政策對發展穀物業的意義	48
第四章 穀物業配置的基本經濟前提	50—60
一 國家工業化及各省分爲工業區和農業區的舊劃分的廢除	51
二 穀物業對技術作物生產的意義	52
三 穀物業與徹底解決畜牧業問題的任務	53
四 穀物業在提高居民物質文化水平上的意義	55
五 穀物業的配置和農業的專門化	55
六 穀物業的配置與正確輪作制的實行	56

七 穀物業的配置和提高收穫率的任務	58
八 穀物業配置問題研究的現況	58
第五章 蘇聯各區和各共和國穀物業的配置	61—84
一 各種作物播種總面積配置上的變化	61
二 穀物播種面積配置上的變化	66
三 播種面積結構上的變化	70
四 穀物收穫率地理	73
五 蘇聯穀物生產配置上的變化和各地帶的糧食供應	78
第六章 小麥生產的配置	85—105
一 非黑土帶小麥新生產基地之建立	85
二 南部諸區小麥生產的變化	88
三 東南旱區小麥生產的變化	93
四 東部諸區蘇聯全國性小麥生產基地之建立	96
第七章 黑麥生產的配置	106—115
一 非黑土帶諸區黑麥播種為小麥播種所代替	106
二 黑麥播種之推廣到東部諸區	111
三 東南區黑麥播種面積之擴大	114
第八章 燕麥生產的配置	116—125
一 非黑土帶的燕麥生產	117
二 南部諸區燕麥生產的縮減和不合理的運輸	120
三 東部各區燕麥生產的發展。各區之間的燕麥運輸	123
第九章 大麥生產的配置	126—135
一 南方的大麥生產	128
二 大麥「空白區」	130
三 大麥播種之推廣到東南地區和東部地區	134
第十章 玉蜀黍生產的配置	136—148

一	南高加索和北高加索玉蜀黍的生產	137
二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玉蜀黍生產	142
三	在伏爾加河中下游生產玉蜀黍的可能性	143
第十一章 糧食輸入區穀物業的發展		149—170
一	歐洲部分北部	149
二	西北區	154
三	中央區	157
四	遠東和東西伯利亞	163
五	南高加索和中亞細亞	167
第十二章 餘糧區穀物業的發展		171—194
一	伏爾加河上游	171
二	中央黑土區	174
三	烏拉爾	175
四	伏爾加河中下游	179
五	東部各區	184
六	南方各區	189

第一章

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和穀物 問題的解決

在過去十年中，蘇聯農業的發展是被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實行全盤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所決定的。

「這是一個極深刻的革命，是從社會底舊質態轉變到新質態的飛躍，按其結果來說，它是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① 如果沒有這個極深刻的革命，經濟生活、特別是社會主義農業領域內的經濟生活，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可以理解的。

在過去十年中，農業經濟中的變化，其中包括糧食生產上的變化，有着根本的革命改造的性質。

農業的基本問題，即穀物生產問題，是黨從實行集體化的最初起，就首先注意到的問題。斯大林同志說：「穀物問題乃是全部農業問題中的基本環節，乃是解決農業中其他一切問題的關鍵。」^②

一 全盤集體化前夕的穀物問題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以及以後的國內戰爭，蘇聯的農業曾處在極端困難的境地。一九二一年國家遭到慘重的歉收，歉收更加損害了國家的農業。其結果甚至在一九二二年，全部作物的播種面積僅為七千七百七十萬公頃，而一九一三年則有一億零五百萬公頃。穀作物的播種面積也大大縮減了。一九二二年糧食的總產量為三十億普特，而戰前時期每年為

① 參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1953年中文版，第375頁。

②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莫斯科1953年中文版，第47頁。

五十億普特。由此可見，穀物業的恢復是從很低的水平開始的。可是由於國家對貧農、中農的幫助，一九二四 / 二五年度農業產值已達到了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一九二六 / 二七年度，穀作物的播種面積超過了戰前水平。穀物的總產量也接近於戰前標準了。

在黨為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鬥的時期，農業的發展趕不上工業的蓬勃高漲。農業，首先是在穀物業方面，過份地落後於工業。

全盤集體化前夕，穀物生產的發展可從下列材料中看到：

蘇聯在1922至1928年的穀物播種面積、

收穫率和總產量*

表 1

指 標	1913年	1922年	1923年	1924年	1925年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全部穀作物的播種面積 (單位：百萬公頃)	94.4	66.2	78.6	82.9	87.3	93.7	94.7	92.2
收穫率 (單位：每公頃的公担數)	8.5	7.6	7.2	6.2	8.3	8.2	7.6	7.9
總產量 (單位：百萬公担)	801.0	503.1	565.9	514.0	724.6	768.3	723.0	733.2

*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1934年版，第176、177、203頁；「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1939年版，第95、97、98頁。

雖然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八年間穀物的平均收穫率為每公頃七點六公担(與此相比較，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間，每公頃為七點四公担)，即稍稍超過了戰前的平均收穫率，但這種增長速度是不能滿足國家在工業化基礎上日益增加的需要的。

在國家的糧食供應上有着決定意義的是穀物生產的商品率。在國家手裏，應隨着城市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握有足夠數量的穀物。糧食對工業原料(棉花、甜菜、亞麻等)產區說來，也同樣是需要的，這些地區需要商品糧食。雖然商品糧食的生產也在增長着，但速度是很慢的(見表2)。

斯大林同志極其深刻地揭明了我國發生糧食困難的原因。他指出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小農經濟和中農經濟成為商品糧食的主要擁

有者。戰前商品糧食的產量是十三億普特^①，其中地主賣出二億八千一百六十萬普特，等於全部商品糧食的百分之二十一點六，其商品率為百分之四十七，富農賣出六億五千萬普特，等於全部商品糧食的百分之五十，其商品率為百分之三十四，而中農和貧農一共賣出三億六千九百萬普特，僅等於全部商品糧食的百分之二十八點四，其商品率為百分之十四點七^②。

1925/26年度、1926/27年度和1927/28年度

蘇聯國家糧食採購量*

表2 (日期截至每年度的4月1日止，數量以百萬普特計)

年 度	全部採購的糧食	其中輸往國外的	留在國內的
1925/26	434	123	311
1926/27	596	153	443
1927/28	576	27	549

*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1949年中文版，第265頁。

十月革命消滅了地主。富農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度賣出一億二千六百萬普特的商品糧食，幾乎比戰前少去五分之四，等於全部商品糧食的百分之二十，而戰前則達百分之五十。中農和貧農賣出四億六千六百二十萬普特，等於商品糧食的百分之七十四，即他們已成了糧食的主要供應者。但貧農、中農經濟的商品率是極其低下的，它只佔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一點二。戰前貧農、中農經濟的商品率有着特殊的性質。小農被迫出售糧食，以供繳納繁重的捐稅和租金，或以實物方式把糧食作為地租而交給地主，雖然他自己反而沒有糧食。衆所周知，戰前農戶中有百分之五十二是缺少糧食的。十月革命使農民擺脫了所有這一切。很大一部分農民上升到中農的水平。農村中農化了。貧農和中農農戶的糧食消費大大地增加了。所有這一切都使得農民經濟的商品率甚至降低到戰前水平以下。

由於這一切變化，商品糧食的產量從戰前的十三億普特縮減到一九

① 其中用於國內消費的約佔半數；例如一九一三年輸往外國的為六億五千一百萬普特。

②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1949年中文版，第267頁。

二六 / 二七年的六億三千萬普特，即減少了一半以上，雖然總產量接近了戰前的數額。小農經濟的分散和落後是造成糧食困難的主要原因，這種困難到一九三八年時顯得尤為尖銳。只有黨對握有餘糧而不以之供給城市的富農採取了非常手段，才擺脫了這種困境。

斯大林同志在抨擊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拒絕國家工業化、維護資本主義的即富農的農業發展道路的「理論」並反擊其說農業是「退化」的誹謗時，用下面的話說明了穀物問題的本質。

「只有當農業的一般落後於工業變為農業的發展速度過分落後的時候，才出現農業問題，特別是穀物業問題。目前國民經濟狀況的特點是：在不斷發展的城市和工業區對商品糧食的需求大大增長的情況下，我們面前的事實是穀物業發展速度過分落後於工業的發展速度。在這種情況下，任務不在於把工業的發展速度降低到穀物業的發展水平（這樣會使一切混亂起來，會使發展變成倒退），而在於使穀物業的發展跟上工業的發展速度，並且把穀物業的發展速度提高到能够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無論工業或農業）迅速前進的水平。

或者我們解決這個任務，那末穀物問題也就會得到解決，或者我們不解決這個任務，那末社會主義的城市和小農的鄉村之間的分裂就不可避免。」^①

斯大林同志指出了解決穀物問題的唯一正確的道路——這便是在農業中以國營農場、機器拖拉機站和集體農莊的形式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生產。

二 穀物問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 基本獲得解決

全盤集體化及在這一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在開始的第一年中就使得有可能基本上解決了穀物問題。在解決穀物問題上起着很大作用的是國營農場。一九二八年四月由斯大林同志發起，由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作出了關於組織新國營農場的決議，至少每年要從這些農場獲得

^① 斯大林：「論國家工業化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卷，第223頁。

一億普特的商品糧食。在農業中建立規模大、商品率高的農莊——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使得有可能在一九二九年就用社會主義的糧食生產來代替富農的糧食生產。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一起共生產了不少於四億普特的糧食，其中商品糧食佔一億三千萬普特，即超過了全部富農經濟在一九二七年所生產的商品糧食（一億二千六百萬普特）。

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中穀物總產量和商品產量的增長，可以從下面材料中看出：

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穀物總產量和商品產量*

（單位：百萬公担）

表 3

年 份	國 營 農 場		集 體 農 莊	
	總 產 量	商 品 產 量	總 產 量	商 品 產 量
1927	9.5	6.1	4.9	2.0
1928	12.8	7.9	8.4	3.6
1929	28.2	18.0	29.1	12.7
1930	26.1	—	237.7	—
1931	47.4	17.9	383.2	141.1**
1932	66.5	17.0	467.5	128.4**

*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十版，第374—375、377頁；「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國民經濟中央統計局1936年版，第342—343頁。

** 僅指交給國家的穀物。

由於社會主義穀物生產的增長，又因為它有高度的商品率，國家得到的糧食增加了。一九三〇年，國家的糧食採購已接近十三億五千萬普特。

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基礎上，穀物產量的增加主要是循着擴大播種面積的路綫進行的。斯大林同志早在一九二九年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中就已指出，在集體農莊的基礎上有大量擴充播種面積的可能性。

他說：「集體農莊運動在它的各個階段上，在初級的階段或在具備有拖拉機的更發展的階段上的意義，就在於農民現時已有可能去動用荒土生地了。這就是播種面積在農民過渡到集體勞動制時大大擴充起來了

的原因。這就是集體農莊優勝於個體農民經濟的一個基本原因。」^①

斯大林發現了集體農莊在擴大播種面積上較個體農民經濟優越。事實證明，僅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集體農民就把自己的播種地從加入集體農莊以前的六千三百萬公頃增加到了九千一百六十萬公頃，即增加了二千八百六十萬公頃^②。

集體農莊中播種面積的增加是靠開墾新土地、播種集體農莊從被消滅的富農那裏獲得的土地和個體農民經濟所棄耕的土地而實現的。「集體農莊從富農經濟在五年計劃開始前所播種的一千五百萬公頃中，約動用了一千二百萬公頃的土地，並動用了為個體經濟所縮減的播種地不少於八百萬公頃，此外，在五年計劃規定應擴充的播種地總額二千一百四十萬公頃中，開拓了九百萬公頃生荒地。」^③

在國營農場，播種面積有了巨大增長。國營農場的播種面積從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七十三萬五千公頃增長到了一千三百五十萬公頃，其中穀物播種地佔九百三十萬公頃。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全蘇所增加的總共二千一百四十萬公頃的播種面積中，基本部分是穀作物的播種地——達七百五十萬公頃，即等於播種地總增加額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一。同時，小麥的播種地增加了六百八十萬公頃，即等於穀物播種地總增加額的百分之九十一。

播種面積能夠如此大量增長的基本原因是：集體農莊的勞動生產率較個體經濟有了提高，更有效地使用了集體農莊內公共化了的農民的農具，及國家通過機器拖拉機站用拖拉機和複雜機器大力幫助了集體農莊。

作為集體農莊運動基本形式的農業勞動組合是勝利解決穀物問題的最重要因素。

斯大林同志在「勝利衝昏頭腦」一文中寫道：

「在農業勞動組合中，基本的生產資料，主要是穀物經濟方面的基本生產資料，即勞動，土地使用權，機器和其他農具，耕畜以及經濟建築等是公共化了的。在農業勞動組合中，屋旁園地（小菜園，小菓園），住宅，某一部分產乳牲畜、小牲畜、家禽以及其他等等，是不公共化的。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1949年中文版，第388頁。

② 「蘇聯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總結」，俄文第2版，第138頁。

③ 「蘇聯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總結」，俄文第2版，第138頁。

農業勞動組合現在是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環節，因為它是解決穀物問題的最妥當形式。而穀物問題又是整個農業體系中的基本環節，因為不解決穀物問題，就不能解決牲畜（小牲畜和大牲畜）問題，也不能解決為工業供給主要原料的技術作物和專門作物問題。正因為如此，所以農業勞動組合現在是整個集體農莊運動體系中的基本環節。」①

為了鞏固公有經濟，勞動組合把集體農民的個人利益和集體農莊的公共利益正確地結合起來。它使得集體農莊羣衆有可能對穀物生產的提高感到興趣。集體農莊的穀物生產，一開始就有了社會生產即集體生產的性質。

然而，在擴大播種面積方面雖有巨大成就，但集體農莊的收穫率，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並沒有達到任何顯著的提高，雖然集體農莊的收穫率已經超過了個體農民經濟的收穫率。

在農業改組時期（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年），以革命方式摧毀了舊生產關係並建立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這幾年的特徵就是穀作物總產量有極大波動。

蘇聯全國穀作物的總產量*

表 4 (單位：百萬公担)

1913年	801.0	1931年	694.8
1929年	717.4	1932年	698.7
1930年	835.4	1933年	898.0

* 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1949年中文版，第594頁。

穀作物總產量的銳減發生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即改組工作進入最高峯的兩年，當時的收穫率低於戰前水平。

蘇聯全國穀作物的收穫率

表 5 (單位：每公頃的公担數)

1909—1913年	7.4	1931年	6.7
1928年	7.9	1932年	7.0
1929年	7.5	1933年	8.8
1930年	8.5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1949年中文版，第410頁。

在建立大規模社會主義農業的改組時期，集體農莊在組織和經濟方面還沒有鞏固起來，因此在集體農莊還不能施行一套新的農業技術措施。在這個時期，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的優越性主要表現在作為集體農民勞動生產率增長指標之一的播種面積的大量擴充上，表現在不僅比小農經濟、而且比富農經濟有更高的商品率上。集體農莊在收穫率水平方面的優越性只有在第二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代裏，才最充分地表現了出來。

斯大林同志在評論第十七次和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間的時期時，說道：

「按實質說來，報告期與其說是農業迅速高漲和飛快進展的時期，不如說是造成種種前提來保證在最近時期發生這種高漲和這種進展的時期。」^①

斯大林同志指出，一九三三年——改組時期後的第一年——是穀物業和技術作物發展上的轉折年。斯大林同志的預見完全被證實了。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穀物業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基礎上走上了空前高漲的道路。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1949年中文版，第592頁。

第二章

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穀物 業的發展

一九三二年，當改組時期快告結束時，黨和政府宣佈了發展農業的新方針，提出了把提高收穫率作為中心經濟任務的問題，而拋棄了籠統擴展播種面積的做法。關於這項任務，在第十七次黨代表會議的決議中寫道：

「……堅決提高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土地上的收穫率，並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來解決防旱問題，應成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中心任務。」^①

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責成把穀作物的總產量提高到十億零四千八百萬公担，收穫率提高到每公頃十公担。

代表大會特別注意到必須大力增加國內基本穀物區的穀物生產，在中部和北部區域建立穩固的小麥基地。

代表大會認為在提高收穫率的基礎上完成增加穀物總產量的任務，是與實現集體化的任務、基本完成農業的技術改造以及爭取在組織上和經濟上鞏固集體農莊的鬥爭相聯系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斯大林同志在先進男女康拜因機駕駛員會議上的演說，是千百萬集體農民羣衆、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工作人員為社會主義穀物業獲得又一次強大高漲而鬥爭的綱領，在這一演說中他提出了將穀物的總產量提高到七十至八十億普特的任務。繼工業之後，社會主義農業在集體農莊制度獲得勝利的基礎上廣泛開展起來的斯達漢諾夫一葉甫列莫夫運動，便是對人民領袖演說的響應。

① 參看「聯共(布)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輯，第153頁。

一 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全盤集體化的完成和 穀物生產的社會結構的改變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集體農莊制度之基本上獲得勝利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全盤集體化之完成，引起了蘇聯穀物生產社會結構的根本變化。

1928、1932、1937年蘇聯全國各種經濟佔用的播種面積*

(單位：百萬公頃)

表 6

年 代	國營企業 (國營農場 及其他)**	集體農莊	集體農民 園地上的 播種地 ***	集體農莊 部分總計	個體農 民經濟	蘇聯全 國總計
1928年						
全部播種面積	1.7	1.4	1.2	2.6	108.7	113.0
其中穀物播種面積	1.1	1.1	0.9	2.0	89.1	92.2
1932年						
全部播種面積	13.4	91.5	2.4	93.9	27.1	134.4
其中穀物播種面積	9.3	69.1	0.5	69.6	20.8	99.7
1937年						
全部播種面積	12.1	116.0	5.0	121.0	1.1	135.3
其中穀物播種面積	8.7	93.6	1.2	94.8	0.8	104.4

*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1936年版，第282、290頁；「蘇聯一九三七年的播種面積」，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國民經濟中央統計局版，第17頁。

** 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年，本欄包括合作社經濟的播種地，一九三七年則另行劃分，其數額為八萬五千五百公頃。

*** 一九二八年集體農民園地上的播種面積中包括一部分冬作物苗田(即新加入農莊的農民在春季到來時未能公共化的土地上的苗田)。

播種面積社會結構的改變鮮明地反映出農業中所發生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一九二八年在農業中佔優勢的是小農經濟，富農還佔有陣地，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在農業經濟中只佔據着不很重要的地位。富農階級的消滅和個體小農之轉入集體農莊保證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社會主義部分得以在農業中佔居優勢。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全盤集體化的

完成使得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成了我國農業的唯一形式。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及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使蘇聯農民得到最大的物質成果。在穀物生產方面，這些成果特別鮮明地從表7的材料中看到。

這個材料所反映的革命意義之大，是難以估計的。

過去和現在的糧食掌握者*

表 7

	糧食總產量		糧食商品產量	
	單 位 爲 百萬普特	對總額的 百 分 比	單 位 爲 百萬普特	對總額的 百 分 比
在沙俄時代				
地主	600	12.0	281.6	21.6
富農	1,900	38.0	650.0	50.0
中農和貧農	2,500	50.0	369.0	28.4
總 計	5,000	100.0	1,300.6	100.0
在蘇聯				
1933/39年度（初步材料）				
國營農場（及附設農業企業）	535.1	9.2	244.4	11.0
集體農莊	5,237.7	90.3	1,980.3	88.8
個體農民經濟	26.5	0.5	4.7	0.2
總 計	5,799.3	100.0	2,229.4	100.0

*「蘇聯社會主義農業」（統計資料彙編），第88頁。

這個材料首先說明了，中農和貧農在戰前每年僅生產二十五億普特，而在一九三八 / 三九年度，集體農民則生產了五十二億三千七百七十萬普特，即比戰前多生產了二十七億三千七百七十萬普特。而在豐收的一九三七年，即當收穫的糧食超過了乾旱的一九三八年的時候，蘇聯集體農民比戰前多生產了四十億普特的糧食。沙俄時代，貧、中農平均每戶每年生產糧食一百四十普特，而一九三七年集體農民則每戶平均生產了三百六十普特的糧食，即超過了一點六倍。戰前，有百分之五十二的農戶缺少糧食，而一九三八年七月，蘇聯集體農民在新收成以前，按人口計算，每人平均還有存糧九點三普特。